

王力・錢仲聯・周汝昌・張宗祥
 王元化・吳調公・唐圭璋・黃清士
 郭紹虞・詹安泰・孟子微

名家談

文學

一

大抵禪道惟在妙悟，詩道亦在妙悟。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，而其詩獨出退之上者，一味妙悟而已。惟悟乃為當行，乃為本色。《詩話》中的妙悟似乎有兩種不同含義：一指創作而言，偏於靈感。一指鑒賞而言，能設身處地，體貼入微地領略古人詩歌意境的，就算妙悟。如《詩辨》第一節：「先須熟讀《楚詞》，朝夕諷詠以為之本，及讀《古詩十九首》，樂府四篇，李陵、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，即以李、杜二集枕藉觀之，如今人之治經，然後博取盛唐名家，醞釀胸中，久之自然悟入。」這裏的「悟入」雖然也與培養靈感有關，但主要指善於學習古人，吸收他們的精華而融會貫通，得出作詩的門徑而卓然有所樹立。要了解這裏的「悟入」，不妨與《詩評》

第二十五節

詩者，要

並結合第三

• 王力 • 錢仲聯 • 周汝昌 • 張宗祥
 • 王元化 • 吳調公 • 唐圭璋 • 黃清士
 • 郭紹虞 • 詹安泰 • 孟子微

文學

一

名家文選

名家談文學(一)

- 選 編 …… 莊 昭
責任編輯 …… 郭罕利
設 計 …… Foremedia Design & Production
出 版 …… 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
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
<http://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>
印 刷 ……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
版 次 …… 200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© 2001 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
ISBN 962 07 5369 0
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，不准以任何方式，在世界任何地區，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、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。

從《名家談》說書緣

“文章如人世，有過眼煙雲，有歷久猶新。值得存世的文章，不但要讓其流傳，並宜按時代需要，賦予新的生命，讓它再放光芒，這是出版者的責任。”

《名家談》是一套重新編選的叢書，主要內容出於1961~1973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十卷本《藝林叢錄》，文章大都是一代名家的作品，大多寫於五六十年代之交，所涉幾及中國傳統人文學科的各個範疇。《藝林叢錄》脫銷已逾三十年，本館編輯部屢欲重版改編而不果，今終重新編選，並賦予新的出版形式和裝幀，總算完成一樁心願。文章如人世，有過眼煙雲，有歷久猶新。值得存世的文章，不但要讓其流傳，並宜按時代需要，賦予新的生命，讓它再放光芒，這是出版者的責任。

與藝林結緣

即使如何的喜歡讀書，一個人手頭常翻動、常讀的書相信不會太多。《藝林叢錄》卻是三十年來，我常翻、常讀的手頭書，至今興味不減。到今日，個人對中國人文學科尚能有較廣泛的知識，尚算懂得寫文章，部分要歸功這套《藝林叢錄》的啟牖。這套

書的重編出版，引發我與《藝林叢錄》的一段書緣的回想。

書是在七十年代初購買的，時正就學於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。其時的新亞，學術和讀書氣氛濃厚，師生同學之間，辯學問難的風氣也盛。在此氛圍和風氣的默化下，求知若渴，要讀想讀的圖書很多。自己主修的歷史學和修讀的各科圖書，就夠讀的了。“一事不知，儒者之恥”，當時新亞人文學系的老師，不乏通人，講求知識的淵博。耳濡目染，影響所及，喜讀書、想做研究的同學，無不追求博覽羣書。但限於時間，有心無力，何況乏人指導，無從入手。《藝林叢錄》對我來說，像是中國人文學科的一套“大百科”，視之為引導走進各門類學問的鑰匙。

閒適的閱讀感覺

大學時代，青年慕遠，尤鍾愛宏觀和理論性的著作。日啖大部頭圖書或看大塊文章，每隔相當時日，難免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覺。在我來說，《藝林叢錄》是調節閱讀壓力的良伴，不會浪費讀書光陰，又可用較閒適的心情去閱讀。書的內容廣泛，舉凡語言、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書畫篆刻、各類藝術，以至人物掌故，幾涉及中國人文學問的所有範疇。隨興所至，不為時限，任意瀏覽，有如走進知識的密林，東張西望，信步而行，一步一新奇，一步一景像，不感疲累，有的只是閱讀的愉悅和知識的滿足。尤好睡前、早起的時段閱讀。真有點古人“剛日讀經，柔日讀史”的味道。

名家的經典

二十世紀前半，中國雖動亂相尋，但承百多年來傳統文化在西學新潮衝擊下的蛻變，反而是學術的繁盛期，尤其三十至五十年代，更是文化學術、文化著述的發皇時期；既承舊學，始蜉新知，新意泉湧，名家輩出。

《藝林叢錄》是輯集原刊登於報章副刊的文章，叢書中的不少作者，是當時的學術專家、名家或通人，可以說網羅了內地港澳一時學問的英彥。他們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寫下的文章，不乏晚年學慮成熟的傳世之作。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發生，其中大部分人，身家性命懸垂，更遑論學術文化了。六七十年代以後，“修短隨化，終其於盡”，這批名家不少亦陸續謝世。《藝林叢錄》不失時機，在五六十年代之交，留下了一批名家的名作，其貢獻於學術文化，豈止一代。

文章的精妙

叢書內的文章，不管是大通論、小專題或是一人一事一物的考證，原囿於報章體例，少的只千把字，多的也不過萬餘字而已，而數敘、推理、論列、言情盡在其中矣。所謂“舉重若輕”，談何容易。寫文章要有此種境界，無深厚學問積蓄，文字不久經磨練，何以臻此。其中作者如章士釗、沈尹默等，學問而外，亦是近代文章大家。為文章法，鍛字鍊句，醇厚清通而具明顯的個性。我每閱讀一文，知識學習而外，對文章章法，文字錘鍊，忖

摩品嚐再三，從中領略為文之道。我們這一代，少受寫文章的嚴格訓練，體味這輩名家的文章，也可為學寫文章補補課。先師牟潤孫先生，每授史法，總說：“治史者，第一是文章，第二是文章，第三還是文章。”聆聽多年，但牟師從不曾詳加說明。或者做學問、學寫文章就是要這樣自我尋覓忖摩的吧！

購買這套叢書的當時，不曾留意是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，更想不到日後會在商務工作。這套叢書已伴讀三十餘年，至今仍隨時隨興翻閱，相信亦是一種書緣。今編輯部認為這套叢書，不流通已久，有重版的價值，讓喜歡中國人文學科的青年學生和讀者，有接近近代名家作品的機會，使學問薪火，承傳不息。另為方便閱讀和更具系統，按門類重新編選，舊版的舛誤亦有所訂正。編輯部知我與《藝林叢錄》有以上書緣，囑作一文以代出版說明云。

陳萬雄

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

作者簡介

王 力 (1900~1986)

語言學家，字弓一。廣西博白人。曾留學法國獲博士學位。回國後歷任西南聯大、中山大學、嶺南大學、北京大學教授。著有《中國語法綱要》、《漢語詩律學》、《漢語史稿》及《漢語史論文集》等。有《王力文集》二十卷。

錢仲聯 (1908~)

古典文學研究家。祖籍浙江湖州，生於江蘇常熟。歷任江蘇師範學院、蘇州大學教授，古籍研究所所長。著有《人境廬詩草箋注》、《劍南詩稿校注》及《清新精華錄》等。

吳調公 (1914~)

文學理論家。江蘇鎮江人。南京師範大學教授，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理事、中華詩詞學會理事。著有《李商隱研究》及《古典文論與審美鑑賞》等書。

詹安泰 (1902~1967)

古典文學研究家。廣東饒平人。曾任中山大學教授。著作有《中國文學史》(先秦兩漢部分)、《屈原》、《李璟李煜詞》、《宋詞

散論》及《詹安泰古典文學論集》等。

孟子微

本名區惠本。

張宗祥 (1881~1965)

目錄學家、書法家。浙江海寧人，晚清舉人。曾任京師圖書館館長、浙江教育廳廳長。解放後，任浙江圖書館館長，兼省文史館副館長、西泠印社社長。著作凡數十種，未能詳舉。

唐圭璋 (1901~1990)

詞學家。江蘇南京人。歷任重慶中央大學、南京師範大學教授。著有《宋詞三百首箋》、《南唐二主詞匯箋》、《詩話叢編》、《詞學論叢》及《宋詞四考》等。

周汝昌 (1918~)

《紅樓夢》研究家。天津人。筆名茶客、玉言。歷任四川大學講師、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、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、中國《紅樓夢》學會顧問。著有《紅樓夢新證》、《曹雪芹》，編注有《范成大詩選》等書。

目 錄

從《名家談》說書緣 陳萬雄	i
作者簡介	v
劉勰的風格理想 俞元桂	1
《神思篇》虛靜說簡釋 王元化	7
對偶與聲律	
——中國古典文論中談到的語言形式美 王 力	13
附：關於對偶與聲律 楚 僑	20
翁方綱的《詩法論》 錢仲聯	25
詩品·構思·風格 吳調公	29
皎然《詩式》簡論 錢仲聯	43
杜甫的詩歌主張 忱 之	49
讀《滄浪詩話》詩札 吳調公	57
元好問《論詩三十首》 錢仲聯	75
李清照的《詞論》 洪 昭	81
小說駢枝 段熙仲	87
雜論蕭統的《文選》 章 木	93
章炳麟論文學 錢仲聯	99
本色略談 詹安泰	105
談文采 詹安泰	109

實字虛字與用典 遠 齋	113
无齋說詩 詹安泰	117
无齋說詩 (續) 詹安泰	125
怎樣掌握詩韻 蕭 齋	133
近體詩的兩忌 王百里	137
關於詞的暗韻及平仄 龍有容	139
宋詞四聲 夏承燾	143
從“詩貴翻案”談起 申 君	147
詩鐘三則 退 翁	151
元曲語詞的研究 孟子微	153
竹枝詞 鐵 弦	157
談詠物詞 黃清士	163
甚麼是散曲 洪 雲	171
談筆記文學 高 陽	177
《莊子·秋水篇》闕文臆補 吳世昌	181
讀陶偶記 張宗祥	187
韓愈與藍關 寬 子	193
一字之差 錢仲聯	199
放翁集外詩 錢仲聯	203
試測《滄浪詩話》的本來面貌 郭紹虞	213
文天祥《念奴嬌》詞辨偽 唐圭璋	221

《牡丹亭》 徐澹秋	227
《琵琶記》本來面目 吳受璩	233
《桃花扇》雜談 周汝昌	241
《桃花扇》札記 芳 潤	245
《圓圓曲》的作期 馮沅君	249
曹雪芹的“用典” 周汝昌	257
曼殊上人詩冊 文 芷	261
後 記	275

劉勰的風格理想

■ 俞元桂



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體性》篇把風格分為八種類型：典雅、遠奧、精約、顯附、繁縟、壯麗、新奇、輕靡。對於這八種風格，劉勰究竟提倡甚麼，反對甚麼呢？研究者的認識很不一致。到底劉勰的風格理想是甚麼呢？他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理想？這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。本文擬以劉勰對文體風格、作家風格和時代風格等方面的意見為根據，來探討劉勰的風格理想。

一、劉勰對於文體風格的意見。在《定勢》篇裏，劉勰明確地指出各類文體的基本風格特徵。他說：“章表奏議，則準的乎典雅；賦頌歌詩，則羽儀乎清麗；符檄書移，則楷式於明斷；史論序注，則師範於覈要；箴銘碑誄，則體制於宏深；連珠七辭，則從事於巧艷。”每一類文體都適應於反映某些生活內容，在社會生活中起不同的作用，所以就產生了相應的基本風格。每類文體的基本風格，可以說就是劉勰對於該類文體的風格理想。《文心雕龍》上篇《明詩》以下分論文體，對每種文體應有的風格談得更具體細緻，因而，劉勰對風格的要求就表明得更為充分。以同是“準的乎典雅”的“章表奏議”來說：“章”的應有風格是“志在典謨，使要而非略，明而不淺”；“表”的應有風格是“雅義以扇其風，清文以馳其麗”；“奏”的應有風格是“以明允篤誠為本，辨析疏通為首”；“議”的應有風格是“必樞紐經典，採故實於前代，觀通變於當今，理不謬搖其枝，字不妄舒其藻。……然後標以顯義，約以正辭，文以辨潔為能，不以繁縟為巧，事以明覈為美，不以深隱為奇”。所謂“志在典謨”、“樞紐經典”、“雅義”、“正辭”，都是

典雅的意思。這幾種文體除了具有典雅這一基本風格之外，清麗、精約、顯附也是它們應有的風格。

又以同是“羽儀乎清麗”的“賦頌歌詩”來說：“賦”的應有風格是“義必明雅，……詞必巧麗，麗詞雅義，符采相勝”；“頌”的應有風格是“頌惟典雅，辭必清鏘”；“詩”的應有風格是“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為本，五言流調，則清麗居宗”。這幾種文體除了具有清麗這一基本風格之外，典雅、顯附也是它們應有的風格。

再以同是“體制於宏深”的“箴銘碑誄”來說：“箴”和“銘”的應有風格是“文資確切，……體貴弘潤，其取事也必覈以辨，其摘文也必簡而深”；“碑”的應有風格是“標序盛德，必見清風之華，昭紀鴻懿，必見峻偉之烈”。這幾種文體除了具有宏深這一基本風格之外，典雅、精約、顯附也是它們應有的風格。

其他文體，如“史論序注”、“符檄書移”等都有類似的情況，從劉勰對於各種文體的風格要求來看，可以初步確定：典雅、清麗、精約和顯附是他認為最好的風格。就是“暇豫之末造”的“連珠之辭”也不例外，劉勰要求它能“曲終奏雅”，“義明而詞淨，事圓而音澤”。

二、劉勰對於作家風格的意見。劉勰對於各種文體代表作家的評價，可以進一步確定上面的論斷。仍以上述幾種文體為例。劉勰在《章表》篇推薦曹植的作品說：“陳思之表，獨冠羣才，觀其體贍而律調，辭清而志顯，應物制巧，隨變生趣，執轡有餘，故能緩急應節矣。”在《議對》篇推薦鼂錯的作品說：“觀鼂氏之

對，證驗古今，辭裁以辨，事通而瞻，超升高第，信有徵矣。”對於詩，劉勰推薦韋孟和枚乘，《明詩》篇說：“漢初四言，韋孟首唱，匡諫之義，繼軌周人。……古詩佳麗，或稱枚叔，……觀其結體散文，直而不野，婉轉附物，怛悵切情，實五言之冠冕也。”對於“箴銘碑誄”，劉勰一再推薦蔡邕，《誄碑》篇說：“觀楊賜之碑，骨鯁訓典，陳郭二文，詞無擇言，周乎眾碑，莫非清允。其敘事也該而要，其掇采也雅而澤，清詞轉而不窮，巧義出而卓立，察其為才，自然而至。”這些作家或被列為首唱，或被稱為獨冠古今，就是因為他們的風格是典雅、清麗，精約和顯附的，符合於劉勰的風格理想。

三、劉勰對於時代風格的意見。劉勰在《通變》篇概括了時代的風格特色說：“推而論之，則黃唐淳而質，虞夏質而辨，商周麗而雅，楚漢侈而艷，魏晉淺而綺，宋初訛而新。”他認為“楚艷漢侈，流弊不還”，（《宗經》）並主張“矯訛翻淺，還宗經誥”。（《通變》）他以為“商周麗而雅”的風格才是理想的風格，“聖文之雅麗”（《徵聖》），才是典範的文章。劉勰希望作者“徵聖立言”，“還宗經誥”，就是要作者學習典雅和清麗的風格。

通過上列三方面的引證，可以確定，典雅、清麗、精約和顯附是劉勰的思想風格。為甚麼他有這樣的理想？我認為有以下三個原因。

一、劉勰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，他認為文學應該為政教服務，應該以儒家經典的思想為依據，以典雅的風格為標準。《毛

詩·序》說：“雅者，正也。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”典雅的風格就要求作品的內容要“順義匡惡”，反映羣眾的呼聲，要在人民生活中起着積極的作用。“大禹成功，九序惟歌；太康敗德，五子咸怨。”劉勰認為這是應該繼承的優良傳統。就是許多遊戲之作，劉勰也很注意內容的典雅，要作品成為進行道德教育的良好工具。例如他稱讚枚乘的《七發》，因為它“始邪末正”，有“戒膏粱子弟”的教育效果。有人認為“風骨”是劉勰對風格的更高要求，我以為風骨的中心就是內容的典雅，《章表》篇說：“雅義以扇其風”，《封禪》篇說：“樹骨於訓典之區”，可見，風骨和內容的典雅有極密切的聯繫。典雅不單是語言的問題，更重要的是指內容上的“順美匡惡”。劉勰把典雅列為八體之首，並說：“童子雕琢，必先雅製”，他是注意從內容上繼承現實主義傳統的。

二、劉勰重視文學的特徵，所以他認為作品的風格應該是清麗的。《徵聖》篇說：“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，徒事華辭；雖欲訾聖，弗可得已。然則聖文之雅麗，固銜華而佩實者也。”劉勰堅決反對忽視文學特徵、忽視文采的主張。他的理想風格是清麗和典雅的結合，他認為有了美好的形式，才可以更好地表現內容。

三、劉勰反對當時浮詭、訛濫的創作傾向，他看到許多作者，“採濫忽真，遠棄風雅，近師辭賦”，所以他提出“要約”、“寫真”的要求。材料要求真實，材料的處理和安排要求精約和顯附，在許多場合，劉勰都申述了自己這一主張：如“綜學在博，